

“我们扫黑是逼出来的！”

扫黑

SAOHEI

严岐成 著 长篇小说

湖南人民出版社

**“打黑除恶已经成为顺应人民群众呼声、
维护人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

黑幕之后暗藏着多少丑恶的人性？

长刀短拳，敛财聚富；黑白两道，千面人生

白黑

SACHAI

严岐成 著 长篇小说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扫黑/严岐成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438-7185-4

I. ①扫… II. ①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0167 号

扫 黑

严岐成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蔚然 吴优优
装 帧 设 计: 木鱼书籍设计
版 式 制 作: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7185-4
定 价: 30.00 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扫黑

SAOHEI



目录

- 第一章 无名尸体 \ 001
- 第二章 大姐大 \ 022
- 第三章 东平湖 \ 043
- 第四章 线人 \ 062
- 第五章 太阳城 \ 081
- 第六章 民警 \ 101
- 第七章 钉子户 \ 121
- 第八章 拆迁 \ 140
- 第九章 如来佛 \ 159
- 第十章 回合 \ 179
- 第十一章 压力 \ 198
- 第十二章 灯红酒绿 \ 218
- 第十三章 耻辱 \ 238
- 第十四章 风云二号 \ 256
- 第十五章 掀开黑幕 \ 276
- 尾 声 \ 296



第一章
无名尸体



1

高下渝州屋，参差傍石城。谁将万家炬，倒射一江明。浪卷光难掩，云流影自清。领看无尽意，天水共晶莹。

站在“瞰胜楼”上的刘铁军面对夜幕笼罩的川江市，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王尔鉴，想起了他为这座不夜山城写的这首诗。

挂满繁星的夜幕下，闪烁的华灯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光环。脚下两座长桥如两条金龙横亘于玉带般的大江之上，平静的江水倒映着山城的灯光与天上的星斗遥相呼应。夜幕下的川江市真是“天水共晶莹”，仿佛一块置放于川东的五彩水晶。古人之诗，所言不虚啊！

想到这儿，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近视镜，鼻翼翕动，长出了一口气。他的身边站着尚可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汉子。两个人都穿着便装，一身体闲服饰，唯独可以表明他们身份的是别在腰间的七七式手枪，当然，这都深藏在他们的休闲式西服下面。因此，无人可以识得他们的真实身份。

初春的夜晚，“瞰胜楼”上凉风习习，仍然是游人如织。毕竟这是川江市夜晚的一个好去处，尤其是对于外来人而言。他们的身边就站着一对东北夫妇，二人遥指夜空下如一条亮带一般弯弯曲曲的嘉陵江，互相争执哪儿是长江的源头，那声音明显有别于川味十足的当地口音。尚可人附耳向刘铁军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不去聊两句？”

刘铁军脸上鲜有笑容，他只是淡淡地看了那对东北夫妇一眼，并没说话。尚可人并不感到尴尬。在川江市公安局，尚可人自以为他是最了解刘铁军的人，今天晚饭时看到刘铁军脸上现出的倦容，他就知道这个新任局长已经很疲惫了。毕竟这是三天三夜的忙碌，即使是个铁人又如何呢？况且，刘铁军只是叫“铁军”而不叫“铁人”。因此，今天晚间他约了刘铁军踏上了“瞰胜楼”，希望这缓缓而来的江风和璀璨的山城夜景能舒缓局长困倦的身心，并且以此来博得局长的欢心。

他们的脚下是川江市纵横交错的街道，各种车辆闪着探照灯般的光亮，像河流般有序地流淌，这让晶莹剔透的川江在浓黑的夜幕中活力四射。

“局长，这桩事件你处理得不错，理所当然要放松一下。”尚可人继续贴近刘铁军的耳边再一次说道。

他长着副白净面皮，颏下无须。这让他四十大几的年龄看上去也就四十出头。

“这里是公共场所，我们不谈公事。”刘铁军仍然是面无表情，眉宇间似乎永远那么凝重。对于尚可人说的话，他不置可否。从心里讲，他并不赞同尚可人的说法。不过，在这个场合他也不便于发表什么意见。

尚可人的目光在刘铁军的脸上停了几秒钟，虽然是夜幕深沉，可“瞰胜楼”的灯光仍然让刘铁军的国字脸清晰可辨。可惜的是一副眼镜折射了灯光，眼睛里面的神色模糊不清。尚可人虽然和局长话不投机，他仍然在暗暗揣度局长的心思，嘴里又转了一个话题说道：“嫂子应该到了吧？你的生活总应该有人照顾啊！”

尚可人的话说得充满温情，不像一个治安副总队长，倒像是一个贴身秘书。刘铁军转过头来，他看着尚可人有点动情地说：“谢谢你，你嫂子的事，你跑前跑后帮了不少的忙。”



这一次，话虽然不多，却让尚可人的心中确实滚过了一阵欢喜。仕途上一路春风的尚可人最引为得意的就是自己善于揣摸上级的意图，并且屡屡取得奇效。今天，市内出租车司机上访风潮刚刚平息。善解人意的尚可人趁机就约了刘铁军：“刘局，这几天您太劳累，我带你去一个好去处放松一下。”

刘铁军应约而来。

现在，刘铁军又对他妻子朱筠工作安排和住房装修的事向他表示了感谢。尚可人觉得这比立功都重要，他的脸上全是灿烂的笑，如果不是这夜幕笼罩，估计灿烂的效果不会低于脚下大双喜娱乐城的灯火。

是的，尚可人觉得这一刻他钻进了刘铁军的心里，他接着低声说：“刘局，这川江市还有一个好去处，我领你去玩玩如何？咱们警察也是人，彻底地放松一下。”

刘铁军摇了摇头，一刹那间，他似乎对这灿烂繁华的川江夜景失去了兴趣。他掉过头来说道：“我们还是回去吧！”

刘铁军严肃的神情让尚可人不敢多说，他趋前一步下得楼来，下面停着他的奥迪 A6。尚可人紧走几步为刘铁军拉开车门。二人没用司机，尚可人亲自驾车，也算轻装简从。

下得鹅岭，柏油路仍然是起伏中向下延伸，两侧的路灯交相辉映，路面反射着暗幽幽的光泽。尚可人的心情只不过是刹那间的阳光，刘铁军的冷峻无语，让他感到“君心难测”。

手把方向盘，尚可人又说道：“刘局，这件事情处理如此及时，明天各大媒体都会报道。很可能会轰动全国，你和林秘书长为川江市的和谐与稳定作了一个大贡献。”

尚可人这动听的语言还是没有打动刘铁军，他脑袋向后靠了靠，双眼微合，四面转动的安全头枕更舒服地顶住了他的后脑，似乎要进入睡乡。神经也就是绷得太紧了，出租车司机集体上访，差一点酿成群体事件，身为公安局局长的刘铁军三天没有合眼。“瞰胜楼”美丽的山城夜景已经放松了刘铁军的神经，再加上奥迪车发动机均匀而有频率的响声，刘铁军的脑袋沾上舒适的安全头枕后，立刻发出了鼾声。

尚可人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他也戴着一副眼镜，不过，

那是自动变色的太阳镜。现在，夜色中眼镜已经变成透明的平镜。虽然一点作用也没有，他仍然戴在鼻梁上，他喜欢这样。虽然他喜欢揣摩别人的心理，可他喜欢将自己的心事永远埋藏在内心深处。不知哪个名人说过，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他可不想打开这扇窗户，因此，他在这扇窗户前面永远地放了一个窗帘。这变色的太阳镜就是他的窗帘，它有效地将他的内心巧妙地隐藏起来。

尚可人将刘铁军带到“瞰胜楼”放松一下，就是想借机亲近局长。刘铁军调进川江市公安局半年多了，局里的这些中层领导一个个的还在观望，可他尚可人已经行动了。他知道刘铁军爱人朱筠是个外科医生，他就主动联系了市医院。知道市里给刘铁军安排了房子，他就跑前跑后给忙活装修。这次，“出租车事件”，他身为治安副队长，一刻也没敢松懈。几乎是衣不解带，围着刘铁军转并落实他的每一件指示。效果不错，大事一完，尚可人提出领刘铁军放松一下。刘铁军没带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司机任克强，而是坐上他的车来到“瞰胜楼”。也许，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对他在这次行动中工作的评价和赞扬。

夜色笼罩下，温馨的灯火在天地之间辉映，他能感到他和局长的心贴近了不少。何况，刘铁军向他表示了感谢之意。于是，一激动之下他提出要带刘铁军前往大双喜。

其实，这大双喜是一座带有餐饮功能的娱乐城，除了精美的食品外，全是最现代化的游戏机。仿真汽车，仿真摩托，仿真冲锋枪，应有尽有。它可以让你进入一个世界，一个魔幻般的世界，也是年轻人的世界。进入顶楼又是另外一番天地，川江市里唯一的、真正的、“国际轮盘赌”会在这里上演，你会在这里找到一掷千金的感觉。那份刺激和冲动伴随着旋转变幻的灯火，让你仿佛置身于拉斯维加斯的不夜之城。

这里更隐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这个娱乐城里有尚可人的干股。也就是说，他不用投入一分钱，每月会有他的红利。因此，有时他真把大双喜视为自己所有。也正因为如此，他像到自己家一样邀请了刘铁军。但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这样的地方怎么能让刘铁军进入呢？一旦他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尚可人的警察就当到头了。“激动”真是人的大错啊！幸好，刘铁军轻轻地回绝了。尚可人偷偷地吁了一口气，再也不敢重提



此事。

道路左盘右旋，刘铁军轻微的鼾声有节奏地传来。尚可人经过短暂的激动和后悔之后，情绪渐渐平稳。是啊，算什么呢？即使刘铁军走进大双喜，又能怎么样呢？从此以后，他刘铁军在我尚可人的面前还装什么装？他就是我的人！如果他不吃这一套，尚可人还可以装模作样地训斥一番老板娘，然后走人。

想起大双喜的老板娘，尚可人脑海里出现了息彩萍的身影。这个女人是尚可人结识的最强悍的女人之一，这不仅是说她的身体强悍，目光强悍，更主要的是她的手腕强悍，强悍到容易使人忘记她还是个女人。

息彩萍这个女人一旦钻进尚可人的脑海里，竟然无法甩掉。他使劲地摇摇头，企图让她彻底消逝。突然，前方的十字路口亮起了红灯，尚可人立刻踩下了刹车。就在他停稳车辆的同时，他身后一辆 SUV 风驰电掣直接闯过了红灯。算起来，这夜深人静应该没什么事，可事有凑巧，一辆捷达出租车进入了中心区。看那辆高大的 SUV——绛红色路虎扑面而来，捷达车吓得一扭方向盘，路虎一扫，捷达车的前大灯立刻粉碎。

只见路虎一停，上面下来一个妇人。女人身高体大，脚蹬一双长筒皮靴，肩上一副闪亮的真丝披肩。皮靴踩得柏油路“噔噔”作响，披肩在夜空下如战袍在舞动。她大踏步上前，拽开捷达车门，从里面抓起捷达车司机。然后，就听“啪”的一声，夜空中传来一记脆亮的耳光声。

捷达车司机竟然是一个小女人，这小女人在她的面前似乎更加矮小。她拼命而可怜地挣扎，妄图挣开这高大女人的掌握。从后面跑上来的路虎的司机，大叫道：“你是谁？你知道这是谁吗？告诉你这是我们大双喜老板息彩萍。你要是想找死就赶紧道歉！”

这时，尚可人看清了，那高大妇人正是残存于脑海中的息彩萍。真是夜半撞见鬼！尚可人看了一眼刘铁军，他还在沉沉的梦乡里。尚可人暗叫一声苦，如果刘铁军醒过来，这件事可就难办了。帮助小女子，虽然是应该的，可息彩萍既是他媳妇的表妹，又是他的钱袋子。

而且，这个女人“虎劲”上来，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刘铁军一旦发现其中的秘密，他尚可人的心血全都得报废。正在焦急，前面的信号灯已经亮起了绿灯。于是，他推上前进挡，一踩油门的同时，奥迪车像一条突然发射的鱼雷，瞬时就窜过那台肇事的路虎。由于速度太快，他与那台雪亮的路虎几乎是擦身而过，惊得那个司机大叫：“疯了！”

紧接着传来息彩萍的骂声：“抢命啊！”

尚可人哪儿还顾得上这个，他头也不回，油门几乎被他踩到底。他用逃难般的速度，飞驰而去。

浓浓的夜幕立刻淹没了他的车影。

2

回到局里，刘铁军让尚可人回家，自己则走进办公室。

办公室里有个套间，那里是刘铁军暂时的宿舍。可他没进套间，而是走向了他的办公桌。随便看了一眼，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信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是普通的打印地址，落款还是“群访”。这是一封上访信，在办公桌后面的皮转椅上坐好以后，他拆开了那封信。

在尚可人的车上小憩一会，他浑身的疲惫消逝了不少。多少年了，刘铁军的身上似乎蕴藏着无限精力。即使是几宿没睡，只要找个地方稍作休息，他的精神会立刻恢复。此刻，他摘下眼镜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然后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从喝下第一口水起，他的眼睛就被那封上访信所吸引，再也没有离开。

这封信和以往的信件不同，一开头就直指这次出租车司机上访事件。

出租车上访在川江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一家民营公司遭到排挤，要求独占“川成”线。几百个司机和乘务员集聚在市政府门前，并且打出了横幅要求政府24小时答复。

调任川江，这样的事件刘铁军经历了几起，这一次似乎格外不同。这家民营公司叫万里公司，他们的公交车全部停在政府广场，这给上访



增添了不少气势。而且，大有不解决不罢休之势。市政府副秘书长林凡亲自出头仍然没有解决，无奈之下，只好搬出了主管副市长，答复了上访者的一切要求，事情才暂告一段落。

刘铁军在事件现场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潜意识中总是感觉这次上访有些不对劲。上访者出人意料的组织严密，一辆游动的小型公交车轮番运送给养，有人还拿着对讲机，随时与后面的人通话，明显有人在暗中指挥他们。

这封信里写到“出租车事件”的背后主持者，就是万里公司董事长，川江市的民营企业家黎元昊。上访信中说，黎元昊组织了聚信堂，集聚了数百流氓地痞，称霸川江市的公交市场，垄断公交线路。他们组织出租车上访的目的是闹事，是借机给政府施加压力，混淆黑白的同时，争取他们的最大利益。

刘铁军翻弄着 16 开的上访信纸，这是一张纯白打印纸，看起来是从电脑中直接打印出来，信封上的地址也是电脑打印。刘铁军明白，这样的上访信绝对不会只给他一个人，因为那信的上款用的是泛指：领导同志。

从语气判断，上访人对黎元昊怨气十足，所列举的事实也可谓触目惊心。凭借职业敏感，刘铁军觉得这封上访信绝对不是无的放矢。对这个黎元昊他也早有耳闻，黎元昊是司机出身，曾经因为斗殴伤人被判劳动教养。现在，他已经干起了很大的事业，万里公司垄断了川江市 60% 以上的公交线路，有人背后称他为“公交大王”。想了一想，刘铁军抓起了桌子上的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几秒钟的时间，电话里有了回音：“刘局，这么晚了还没睡？”

电话那边的于克反应敏捷，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就知道是刘铁军。

“于克，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刘铁军说话从不拖泥带水，简单地说完自己的意思，就扔下了电话。然后，他抽出一支烟点燃抽了起来。

办公室很宽大，一支烟散发出的烟雾很快就飘散了，无限的空间吞没了这污染空气的废气。

深呼吸几口气以后，他在桌面的烟灰缸里狠狠地掐灭了还有半截的香烟，大脑却在这上访信和半支香烟的刺激下迅速地旋转起来。他开始

回想起和黎元昊相识的过程。

那是一次酒会，酒会的主人是副局长江鸿均。江鸿均为岳母做寿，筵席摆在了“名门”大酒店。这是一座四星级酒店，江鸿均一再说要缩小规模，因此，酒席就摆了十桌。宾客一再压缩，来宾也就全部成了精华，黎元昊就是这精华中的一员。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臂上挎着他的夫人，神采飞扬的息彩萍。两个人身材都比较高，黎元昊足有1.8米，息彩萍1.7米。男人算做魁梧，女人却是高大一层的。而且，这个息彩萍肩宽臀肥，显得比黎元昊还要健壮。

黎元昊除了他的大胡子外没有什么出众的，息彩萍可是珠光宝气，耳环上有钻，戒指上有钻，项链上也有钻。这钻映射着“名门”的灯火，只要她一动立刻金光闪耀，如摇动的星斗令人目不暇接。仔细看去，息彩萍也不算丑女。美发师给她做了一个很好的发型，眉毛很长，眼窝处涂着淡淡的眼影，顾盼之间也有神采流出。只不过，她要是盯着你看上几秒钟，你会感到有一股杀气隐隐渗出，让人从骨子里感受到一种阴冷，一种无理的蛮横。如果有人凭这第一眼印象说她是梁山泊上的母夜叉，估计没人会反对。

黎元昊像个美髯公，风度翩翩，端着一个高脚酒杯主动地给所有人敬酒。一脸的谦和，一脸的笑容。只不过，他总在低下头的那一刻，眼光四处扫射。那一扫，非常的犀利，让人有如芒在背的感觉。

那次相识，两个人没有多说话。江鸿均亲自为二人做的介绍，他拽过黎元昊向刘铁军介绍说：“黎总，这是我们新任局长刘铁军。”

黎元昊没用江鸿均再说多余的话，伸出双手自谦地说道：“早就听说刘局长是公安英模，打黑英雄。久闻其名，无缘相见，原来如此年轻。看来我们川江有望，社会治安的稳定是我们生意人最盼望的一件事。我代表万里公司欢迎刘局有机会到我们那儿看一看，公交营运的安全就靠刘局关照了。”

黎元昊一口气说完这么多，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名片双手递给了刘铁军。浏览了一眼，刘铁军就发现他还是川中区人大代表。刘铁军礼貌地回敬了一杯酒，祝愿他生意兴隆。

大概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接触，剩下的就是神交了。不管是江鸿均



还是尚可人没有少在他的耳边说黎元昊的好话，这个从基层平民奋斗二十年成为川江市亿万富豪的故事刘铁军听了不少。可是，像上访信中所述的黎元昊，刘铁军却是闻之不多。

但是，刘铁军还是感觉上访信所言不虚。老百姓既然把情况反映到这儿，他就应该有个反应。可在他的感觉里，这个黎元昊是个城府很深的人，不好轻易下结论。尤其这个民营企业家，还戴着一顶区人大代表的帽子，事情需要格外慎重。想到这里，有人敲门。

“请进！”刘铁军知道一定是于克来了。自从来到川江市公安局，于克属于和他不远不近那一伙的。有了工作请示汇报，没有工作面都不朝。他不像尚可人，有事没事总在他的跟前转，有句话叫：靠近组织。

这次出租车司机上访事件，本来就归治安管，尚可人责无旁贷，更是跟紧了刘铁军。事件一结束，他就想出了让局长放松的好办法。也别说是“瞰胜楼”的夜景让刘铁军心情放松了不少，尽管夜幕浓重，可华灯齐放，川江仍然是斑斓晶莹的世界，车上的小憩已经使他头脑完全清醒。

于克推门走进，他身材消瘦、修长，有人叫他“仙鹤”，他总一笑置之。也许，他并不否认，按他的话说，这年头“瘦”是光荣。

于是，这清瘦的“仙鹤”迈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了刘铁军的面前。好像为了显示刑警总队长的气质，他挺起胸膛，双手垂下，两眼平视，说道：“刘局，找我有何事？”

刘铁军扫了他一眼，摆摆手示意他坐下。

刘铁军写字台的前面放着两把钢管椅，是专门为来访者准备的，于克坐在其中的一个上。

刘铁军这间办公室很宽大，背面是一个书柜，四面一圈沙发，后面一杆国旗，墙上是个横幅：为警一任。四个字写得厚重苍劲，是刘铁军自己的墨宝。

刘铁军将那封拆开的上访信缓缓地推到于克的面前，并且用手指轻轻地敲了几下。于克明白，这是让他看看这封信的意思，于克双手将仅有数页的上访信接到手中。

他一目十行地看了几眼，就将上访信扔在了桌子上。然后，他还是

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刘铁军对面的椅子上。两只眼睛平视对面墙上的那个条幅，细细地观赏着上面的书法，静候着刘铁军的进一步指示。

看于克的样子，刘铁军心中暗笑。

“于处，你有什么看法吗？”刘铁军终于问道。

刑警总队也称刑侦处，对外称四处，因此，刘铁军叫他于处。

于克扫了刘铁军一眼，发现他正盯着自己。于克伸手在刘铁军的桌子上抓起那盒打开的香烟，抽出一支，慢慢点着，似乎并不着急回答刘铁军的问题。

于克的脸和他的体形差不多，也是瘦长型。眉清目秀，两只眼睛如长河一样，细长而深邃。谈不上深不可测，可也是含而不露。

他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在整个川江市公安局中是最年轻的处长。可他竟然是博士学位，刑事侦查上颇有研究。别看身体消瘦，按他自己的话说：智慧，人之所以超越其他动物就因为智慧。于克认为，刑事警察就是警察中的佼佼者，智慧比擒敌技击更重要。

终于，在经过了让人窒息的等待之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听局长的。”

这说了等于没说，刘铁军心头稍感不满。于克是川江人，沈阳刑警学院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川江市公安局刑警总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川江的地头蛇，黎元昊如何？他应该是一清二楚的。可他既然不说，刘铁军也没再问，他拿起笔来，在上访信的右上角龙飞凤舞地写了一行字。

于克接过，他发现上面写的是：由刑警总队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上报。

于克立即站起，又是一个立正，规规矩矩地答道：“是！”然后，一个军人般的后转身，离开了刘铁军的办公室。

听着于克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刘铁军也站起身来。他没料到于克什么也没说，但他从于克的表情上已经看出，这个黎元昊的确是不简单。于克不表态的原因无非是投鼠忌器，害怕他的一番语言在刘铁军这儿得不到赞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黎元昊在这位刑警总队长的眼中，不怎么样！否则，他对刘铁军再谨慎，也会对黎元昊赞上



两句。

看来，他和江鸿均、尚可人不同。刘铁军永远认为，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当然的真理。道不同不相为谋，江鸿均和黎元昊觥筹交错，说明他们的交情绝非泛泛。于克的哑口无言，说明他和黎元昊素无往来。这个时候，刘铁军觉得他做得很对，将上访信交于克来调查处理是对的。

刘铁军的脑海里又出现了黎元昊，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刑警总队是公安大院中有别于公安主楼的一幢独立的小楼，中间有一道隔墙，上面有一个圆月式的门洞。

于克拿着那封上访信出了主楼，走到月亮门处，身后传来一阵汽车刹车的响声。听声音于克就知道是重案支队的桑塔纳 3000，他停住了脚步。果然，“于总队！”招呼他的声音从后传来。

于克不用回头就知道招呼他的人是重案支队队长秦忠卿，晚上一落黑他就出去执行任务了。

于克还是头也不回地问道：“怎么样，有收获？”

秦忠卿紧走几步赶上他，伏在他的肩膀上对着他的耳朵说道：“抓了一个，看样子是本地人。”

于克听他这么说，立刻转过身来。果然，秦忠卿身后上来两名重案支队的刑警。他们一前一后，中间夹着一个人。那人留着一个大分头，由于光线不足看不清眉眼。于克瞥他一眼，发现刑警已经将那人的双手铐到他的身后，一个民警手搭在他的肩上。

看这样子，秦忠卿肯定是认定他为疑犯了。

今天晚上，秦忠卿的一个线人报告了他一个消息。说是今天晚上的川江客轮上会有有一个贩毒者进入市内，并且提供了详细的体貌特征，以及到码头的时间和航班号。

秦忠卿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于克，他说：“于总，这是我经营好长时间的一个特情，你放心，他报告的事情我检验过，比较准确。”

于克知道，秦忠卿说的“特情”就是香港电影中的线人。他接过秦

忠卿递过的一根烟，再一次问道：“航班号搞准了吗？”

“是今天晚间九点零五分，武昌号。”秦忠卿答道。

秦忠卿是原省武警总队特警队的教官，长枪短打，技击搏斗样样精通。科目考核，科科优秀。是市局特招的警察，一进公安的门就被安排进了刑警总队。这么些年来摸爬滚打，从一个普通的刑警成为独当一面的重案支队的支队长。就于克而言，秦忠卿无异于他的一只手臂。秦忠卿肌肉十分发达，透着他的夹克衫都可以感觉到他隆起的肌肉群。而他的眼睛和线条坚硬的下颌，也无处不展示一种男人的力量。

“好，找两个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抓捕时尽量不要惊动普通旅客。”听了秦忠卿的回答，于克也有点兴奋地说道。

抓捕疑犯是秦忠卿的家常便饭，因此，即使于克不说他也当然明白。到了时间，他在码头的出港口等待，让线人藏在距他十米左右的人群中。这样，他可以看到线人给他的信号，而其他的人根本不会注意到什么。

武昌号进港半个小时以后，旅客的人流拥向出港口。灯光下，秦忠卿的两只眼睛一只看着出港的旅客，另一只瞄着他的线人。不一会，一个大分头穿着黑色香云纱的人进入视野。秦忠卿发现了线人举起的中指，他立即给他的两个手下发出信号。三个人分成左右，一个人挡在前面走出人流，其他的两个人夹在大分头的两边。秦忠卿低声向他喝道：“我们是公安局的，你跟我们走一趟。”

那边，两个侦查员听秦忠卿话音一落，立刻迅速抓住了大分头的手腕，一副锃亮的手铐锁住了大分头的双手。没想到，那个大分头一点也没有反抗，他镇静地将手提箱递给侦查员。嘴角浮起一丝冷笑：“哪家子公安局，凭什么抓我们良民百姓，还有没有王法了？”

秦忠卿没有管他，将大分头押上桑塔纳就带回了市局。

听完秦忠卿的汇报，于克问道：“你搜到毒品了吗？”

“没有，我让赵明在车上翻了一下他的手提箱。里面是衣物和洗漱用具，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

“立即审讯，严密搜查，一定要找到毒品的藏匿处。”于克下令。



大分头被带进了三楼重案支队，这里有一间重案特设的审讯室。许多疑犯要在这里经受刑警的第一次审讯，而这一次审讯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刑警与疑犯的短兵相接，是审讯人员与被审讯人员的心理较量。

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审讯，秦忠卿没有拿到证据，可这样的嫌疑人却绝不能放过。没有办法，刑警必须在这里像战士在前线攻克堡垒一样，去攻克对方的心理防线。秦忠卿将大分头推进了审讯室，大分头一点也不慌，他大模大样地坐在中间的那把椅子上。他也是一眼就判断出他应该坐在何处，坐稳后他开口说道：“警察先生，不能虐待我，我是合法公民，请给我拿瓶水来，我的嗓子干得冒烟了。”

秦忠卿打量他一眼，大分头三十多岁的样子，体态较瘦，开领的黑色香云纱，胸口处刺了一柄长刀。下面穿了一条肥大的跑裤（俗称练功裤），似乎是个练家子。他额头挺宽，眼窝深陷，眼珠不停地乱转。不过，那里面的神色是一点也不慌。秦忠卿知道遇上了对手，线人提供的线索往往这样，你不能不管，可管不好将会很棘手。充其量，对于嫌疑人的审查他只能有 24 小时的权力，如果这个大分头顶住了压力，过了 24 小时，他就会大摇大摆地走出刑警总队。甚至可以向任何人吹嘘道：“雷子能怎么样？见了他们也就是个小废废。”

秦忠卿可不想当什么“小废废”，他是个优秀的警察。他使了一个眼色，赵明用一次性水杯给大分头接了一杯水。

“你叫秦中路，广西人？”秦忠卿看过他的身份证，原来竟然是和他同姓。

“对呀！你们都是这一套。有什么事直接说不就完了吗？”大分头喝了一口水，悠闲地说。

秦忠卿的眼光罩着他，一秒钟也不想离开。他发现，虽然这个大分头看似镇静，可他每一次低头喝水时，眼睛都要扫向他。秦忠卿明白，这个人心中有鬼。可他的鬼在何处呢？这样的人你要是搜不出毒品，拿不到证据，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自首和坦白的。当然，秦忠卿也没作这种幻想。

“哎呀，怎么不给颗烟哪？太小气了嘛！我的箱子里有，给一颗抽抽不行吗？”秦中路又一次提出了要求。